

修订版

吴道子研究

袁有根 /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吴道子研究

(修订本)

袁有根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道子研究 / 袁有根著.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102-06467-3

I. ①吴… II. ①袁… III. ①吴道子(685 ~ 758)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0694号

吴道子研究

著 者 袁有根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

www.renmei.com.cn

发 行 部 (010)56692180 56692190

邮 购 部 (010)65229381

责任编辑 刘士忠 张 舒

责任校对 魏雅娟 常志英

封面设计 徐 洁

责任印制 文燕军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

版 次 2014年2月修订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ISBN 978-7-102-06467-3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序

有根先生责余为其所撰《吴道子研究》为“序”。澄于道子，虽亦有所涉，然皆纸面求学，而前人述录，每互相抵牾，至往往莫衷一是，难择趋从。凡治画史，不能不研究道子，盖其为丹青传承、画史源流之关键，否则，上难悉魏晋，下莫辨宋元。然，昔之撰述，纷纭迷离，余甚惑焉。至有根先生之大作在案，乃费时一月，悉心究习，昔惑遂释。

道子好游，且喜于寺观画壁，然不特史书所载道子行状不尽一致，而私家所述亦纷纭其说，乃至后之续传，各执一端，甚者以讹传讹，谬作结论。

有根先生于勘校旧籍外，凡道子所游处，皆远道往察，此亦为斋内求学者所不及。赖此，凡道子之行状及其画作之真伪、出处、年代皆有所厘清，纵使旧史有载、专家有说，凡悖于实者，皆予拨正，如是，其论遂臻于真、信。且先生文词清简，有史家风范，其论事言理，虽锐严无阿曲，然求实而不使气，纵有争议，亦为学者之当然耳。

姜澄清

2001年9月18日谨序

目录

序	姜澄清
---------	-----

第一章 吴道子生平履历	1
-------------------	---

第一节 吴道子履历初探	1
一 关于吴道子履历的推测	1
二 吴道子究竟何时“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	4
三 吴道子究竟何时召入禁中？	6
四 关于吴道子“官至宁王友”	11
五 吴道子浪迹东洛、长安画壁大体需要多少年？	12
六 吴道子大概出生于何年？	13
七 吴道子履历	13
第二节 吴道子青年时期是否入蜀？	21
一 关于吴道子青年时期曾经入蜀之王伯敏、晓岚说	21
二 关于吴道子青年时期曾经入蜀之黄苗子说	24
三 关于吴道子青年时期曾经入蜀之陈传席说	24
四 关于吴道子青年时期曾经入蜀之王洪林说	26
五 关于吴道子青年时期曾经入蜀之陈履生说	30
六 所谓吴道子青年时期曾经入蜀是一个误解	30
第三节 吴道子嘉陵江畔画迹之考察	30
一 所谓“三百里嘉陵江”	31
二 广元千佛崖一尊菩萨造像的来历	32
三 剑阁觉苑寺壁画的传说	35
四 苍溪县武当庙里的《达摩祖师》	38
五 苍溪县紫阳寺关圣殿里的《拷鬼图》	39
六 董永村的传说	43
七 阆中陈家《佛像》	43
八 定光院《行道观音像》	44

九 关于阆中锦屏山山水壁画·····	46
十 南部县罗寂寺《观音像》碑刻·····	49
第四节 吴道子暮年入蜀客死资阳·····	53
一 考察是这样开始的·····	53
二 《资阳县志》中所谓的吴道子墓原来是一座汉墓·····	55
三 吴道子是否到过资阳·····	60
四 吴道子究竟何时暮年入蜀客死资阳?·····	69
五 李家沟的汉墓可能又是吴道子墓·····	70
六 关于吴道子逐鹿故事的推测·····	73

第二章 吴道子的绘画作品·····74

第一节 吴道子的写生作品·····	74
第二节 吴道子的壁画创作·····	74
一 吴道子的壁画创作·····	74
(一) 吴道子长安画壁·····	74
(二) 吴道子东都画壁·····	83
(三) 吴道子外州寺观画壁·····	87
二 曲阳北岳庙吴道子壁画真迹之考察·····	96
三 赵州柏林寺吴道子画水之考察·····	106
四 关于吴道子在广爱寺画《文殊普贤》辨·····	118
五 吴道子洛阳老君庙《五圣图》壁画被沉洛河考·····	119
六 光宅寺曼殊堂吴画实系伪作·····	124
第三节 吴道子的卷轴画创作·····	125
一 历代著录中吴道子卷轴画作品·····	125
(一) 可以肯定属于吴道子真迹的作品·····	126
(二) 不能确认是否系吴道子真迹的作品·····	163
(三) 著录中记为吴道子作品,实际并非吴道子作品的作品·····	174
二 关于《送子天王图卷》之论争·····	181
之一:《送子天王图卷》真迹辨·····	181
之二:再论《送子天王图卷》当系吴道子真迹·····	196
之三:就学术讨论的方法和态度与张春记先生商榷·····	205
三 《送子天王图卷》内容浅析·····	208
第四节 现存与吴道子有关的石刻、造像·····	210

一	四川广元千佛崖以吴道子佛画为样本雕刻的菩萨造像和护法天神造像·····	210
二	四川南部罗寂寺《观音像》石刻·····	212
三	山东曲阜《孔子像》石刻·····	212
四	河北曲阳北岳庙《曲阳鬼》石刻·····	212
五	龟蛇石刻·····	212
第三章	吴道子的书法作品·····	214
吴道子为四川资阳回龙寺写经·····		214
第四章	吴道子的艺术风格与成就·····	215
第一节	吴道子用笔·····	215
一	吴道子用笔的发展变化及各个时期用笔特色·····	215
(一)	吴道子早年用笔·····	215
(二)	吴道子中年用笔·····	216
二	吴道子用笔别于他人的明显特征·····	220
三	吴道子用笔的奥妙·····	221
四	吴道子用笔誉之为“吴带当风”当之无愧·····	222
第二节	吴道子设色·····	223
第三节	吴道子笔下的艺术形象·····	224
一	以气韵取胜·····	224
二	重视神态和内心世界的刻画与描写·····	225
三	每个形象都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又反映了某一类的共性的典型·····	227
四	穷手足之变态·····	227
五	道具的描写与刻画·····	228
六	吴道子笔下的山水形象·····	228
第五章	吴道子绘画作品的社会功能与反响·····	230
第六章	吴道子在中国历史和绘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33
第一节	吴道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233

第二节 吴道子在中国人物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33
一 在继承前人人物画传统基础上将中国人物画推向了鼎盛时期·····	233
二 吴道子的人物画创作对后世的影响·····	234
(一) 吴道子的传派·····	234
(二) 从永乐宫壁画来看吴道子对后世的影响·····	240
第三节 吴道子在山水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44
一 不公正的评价·····	244
二 吴道子山水画活动踪迹·····	245
三 吴道子与山水画皴法·····	247
四 吴道子成就了水墨浅绛山水体系·····	257
五 深远的影响·····	260
 第七章 吴道子的成功之路·····	261
第一节 扎扎实实继承传统·····	262
第二节 师法造化, 体验生活·····	263
第三节 真刀实枪的苦练精神·····	264
第四节 从姊妹艺术中吸取营养·····	265
第五节 集儒、释、道于一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素养·····	265
第六节 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267
第七节 饱满的创作情绪·····	268
第八节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269
 第八章 吴道子作品中的缺憾与不足·····	271
 附 件·····	273
 后 记·····	275
 再版后记·····	276

第一章 吴道子生平履历

第一节 吴道子履历初探

一 关于吴道子履历的推测

王伯敏先生在其所著《吴道子》一书中说：“年轻的吴道子，曾在受中宗策封为逍遥公的韦嗣立幕下任小吏。又曾在山东兖州瑕丘（王先生自注‘滋县’。〔按〕：瑕丘不是滋县，而是滋阳县，即今山东兖州）当过掌管典狱的县尉。又曾赴蜀川，对蜀道山川的优美，感到极大的兴趣，专精‘写蜀道山水’。当其辞掉‘县尉’职务，就跑到繁华的东都洛阳去。这便是他的‘浪迹东洛’。”^[1]王先生在注中说：“吴道子生卒，后人未有记载。据我初步推理，拟生于公元689年（永昌元年）。理由是这样的：《唐朝名画录》说吴道子‘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可能即指任小吏之时的绘画成就。当时假定即为十九岁，则韦嗣立受封为逍遥公是在景龙三年（709），如此年即为吴道子任小吏之年，如此，吴道子在公元709年即为十九岁。那么，他出生之年便是公元689年。‘浪迹东洛’是在任小吏与县尉之后，召入禁中是在‘开元中’。查唐书玄宗本纪，玄宗即位后，第一次车驾东洛是在开元五年（717），此时吴道子已在东洛‘浪迹’了六七年。使玄宗能‘知其名’，召他入禁中的最大可能性，或许即在这次车驾东洛时。”^[2]王先生这两段话涉及到吴道子大约生于何年，何时“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何时任兖州瑕丘县尉，何时到蜀道写貌山水，何时浪迹东洛，何时被玄宗召入禁中等问题。

按照王先生以上两段话的思路，吴道子是先在景龙三年“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后任兖州瑕丘县尉，而后去蜀道写貌山水，而后又“浪迹东洛”。“浪迹东洛”五六年时间，于开元五年唐玄宗第一次驾幸洛阳时被召入禁中。

[1] 王伯敏《吴道子》第2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

[2] 《吴道子》第3页。

我认为王先生对吴道子这段履历的推测是不太妥当的。

吴道子“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不应该在任兖州瑕丘县尉之前，而应该在任兖州瑕丘县尉之后。《历代名画记·吴道子传》虽把“初任兖州瑕丘县尉”一句放在了“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之后，但“初任兖州瑕丘县尉”的“初”字是开初、起初的意思，在这里有追叙前面身世之意。故吴道子任兖州瑕丘县尉，很可能在“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之前，而不是之后。再则，如果王先生所推测的吴道子景龙三年为韦嗣立小吏是正确的，那么此时的吴道子就已在长安（因为此时的韦嗣立在长安）。长安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正好施展他的艺术才能。他既然已到了长安，又有立足之地，怎么会离开长安去山东兖州瑕丘县当县尉呢？况且，俗话说：“宰相门前四品官”，莫说吴道子不是韦嗣立的门官，即便是韦嗣立的门官，也不会再去瑕丘县当一个比七品官还要小的县尉。可见在瑕丘当县尉应在“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之前，而不是之后。

黄苗子先生怀疑吴道子是通过韦嗣立的儿子韦恒到瑕丘当县尉的。他说：“韦嗣立的儿子韦恒，开元初为碭山令，史称‘为政宽惠，人吏爱之，会车驾东巡，县当供帐，时山东州县皆惧不办，务于鞭扑，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远近称焉。’见《旧唐书》卷880（按）应为《旧唐书》卷八十八。引文在中华书局本第2874页）。按碭山在今山东安徽交界处。天宝以前属梁郡，包括河南归德府、山东济宁、东平二县、碭山县及安徽亳县。这一带和瑕丘很接近。吴道子是否因韦恒的关系到瑕丘，待考。”^[1]黄苗子先生自然也是认为吴道子“任兖州瑕丘县尉”是在“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之后了，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推测。我认为吴道子任瑕丘县尉与韦恒没有关系。其理由是：（1）如前所说，他既然已经到了长安，就决不会离开这个能够施展他的艺术才能的都市而去一个偏僻的县城（特殊情况另当别论）。（2）如前所说，他虽然在韦嗣立府里只是个小吏，但决不会去当比小吏还要小的县尉。（3）他当时已经是一个负有盛名的画家，而且要把毕生精力献给绘画事业，怎么会去当一个耽误他从事绘画创作的时间和精力的县尉呢？（4）如果吴道子是因为韦恒的关系到山东，韦恒应把他安排为碭山县尉，而不应安排为瑕丘县尉。（5）唐玄宗因吴道子在长安画壁画的高超艺术才能而知其名，才把吴道子召入禁中，这是情理中的事，决不是在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东封泰山时路过碭山由韦恒推荐才“知其名”而召入禁中。（6）《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东都寺观画壁》说：敬爱寺“禅院内西廊壁画，开元十年吴道子描。《〈日藏〉〈月藏〉经变》及《业报差别变》，吴道子描，翟琰成。”“敬爱寺是中宗皇帝为高宗、武后置”。^[2]吴道子在敬爱寺画壁画当系奉召作画。这说明吴道子在唐玄宗封泰山之前就已经召入禁中，并非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东封泰山路经碭山

[1] 中国画研究院刊《中国画研究》第2期第12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2] 俞剑华注本《历代名画记》第71、72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本书所引《历代名画记》语，皆出自俞注本。

由韦恒推荐而召入禁中。

至于吴道子是通过什么关系到山东瑕丘当县尉的，我曾专门去兖州查阅了地方志，想从地方志中找点线索，比如在武则天时期和唐中宗时期，是否有河南阳翟县（吴道子的故乡，今禹州市）或临近阳翟的其他县的人在兖州或瑕丘当过什么刺史、长史、县令、县丞或县主簿一类的官，结果大失所望。无论是《兖州府志》，还是《滋阳县志》，地方上的各届官员都是从明洪武时期开始收录的，与吴道子有关的资料，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看来吴道子究竟是通过什么关系到瑕丘当县尉的，不好考证。但不管怎样，吴道子“任兖州瑕丘县尉”在“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之前，是可以肯定的。吴道子“任兖州瑕丘县尉”与韦恒没有关系也是可以肯定的。

同样道理，吴道子“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也不应该在“浪迹东洛”之前，而应该在“浪迹东洛”之后。东洛虽然也很繁华，但毕竟不如长安。既然“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已经到了长安，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怎么会离开长安再到东洛呢？所以，吴道子“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应该在“浪迹东洛”之后。

吴道子根本不是从东洛召入禁中，而是从长安召入禁中的。如果是唐玄宗从东洛把吴道子召入禁中，便说明吴道子在召入禁中之前，根本没有到过长安。这样，他就根本不可能在长安的寺庙中画那么多的壁画。《历代名画记》说吴道子被召入禁中后，“非有诏，不得画”^[1]。这说明他召入禁中后是不能随便出来画壁画的。即便如京师平康坊菩提寺会觉和尚想出酿酒百石的计策，来引请这位喜欢饮酒的画家替他的寺壁作画^[2]，也是为数极少的例子。根据我们对吴道子壁画创作的研究和考证，有据可查者，吴道子在长安的十七座寺庙中画过壁画。其中菩提寺是会觉和尚利用酿酒百石诱请吴道子所画；总持寺是在唐玄宗当了太上皇之后所画；有五座可能是召入禁中后奉诏所画。此外十座寺庙则有的可能是召入禁中所画，但大部分则可能是在召入禁中之前所画。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吴道子在两京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3]，而我们所查到的吴道子在两京寺观中所画壁画远远不够三百间，没有记载下来的恐怕为数不少。而没有记载下来的，恐怕大都是召入禁中之前所画。京师平康坊菩提寺会觉和尚酿酒百石引请吴道子画壁画的故事，正好说明吴道子召入禁中后，是不多出来画壁画的。况且，召入禁中成了皇帝跟前的宫廷画家，自然也不会每天趴在墙上画壁画。如果是唐玄宗从东洛把吴道子召入禁中，吴道子就没有时间和机会“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而《历代名画记》明确记载吴道子“曾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以上两点理由说明吴道子是从长安召入禁中，而不

[1] 俞注本《历代名画记》第175页。

[2] 纪昀《四库全书》第1047册第810页，上海古籍书店1987年版。

[3] 于安澜编《画品丛书》第75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是从东洛召入禁中。王先生把吴道子召入禁中放在吴道子“浪迹东洛”之后，恐怕是受《唐朝名画录》中所说的“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时明皇知其名，召入内供奉”^[1]数句中，“时明皇知其名”正好在“浪迹东洛”之后的影响。我认为这又是个误解。《唐朝名画录》既没有说吴道子在兖州瑕丘当县尉，也没有说他“曾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可见并不是按他的履历来写的。所以“明皇知其名”并非“浪迹东洛”的发展。

至于吴道子青年时期是否到过四川，将在《吴道子青年时期是否入蜀》一节中专门讨论。

二 吴道子究竟何时“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

吴道子究竟是何时“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的呢？为了搞清这一问题，需要搞清韦嗣立在唐中宗即位到他去世的开元七年这一段履历。

神龙元年(705)正月，韦嗣立之兄韦承庆因在武则天当政时推举张易之、张昌宗失实，被捕下狱。^[2]二月贬为高要尉。^[3]韦嗣立也因此受牵连，由洺州刺史贬为饶州长史^[4]。“岁余(当为神龙二年前半年——引者)征为太仆少卿，兼掌吏部选事”^[5]。

神龙二年(706年，当为此年后半年)韦嗣立为相州刺史。^[6]

景龙元年(707)二月，韦嗣立代为黄门侍郎，转太府卿，加修文馆学士。《旧唐书》说：“及承庆卒，代为黄门侍郎，转太府卿，加修文馆学士。”^[7]韦承庆是“又制撰则天皇后纪圣文，中宗称善，特加银青光禄大夫，俄授黄门侍郎，仍依旧兼修国史，未拜而卒”的。神龙三年，即707年，正月“丙辰，以旱”，唐中宗“亲录囚徒，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于则天皇后，既而雨降，上大感悦。”“二月辛未，制武氏崇恩庙依旧享祭”。神龙三年正月丙辰是正月十七日。己巳是正月三十日，韦承庆应该是神龙三年正月十七日之后正月三十日之前制撰则天皇后纪圣文的。如果中宗皇帝是在韦承庆写成《则天皇后纪圣文》之后就为韦承庆“特加银青光禄大夫，俄授黄门侍郎，仍依旧兼修国史”，那么，韦承庆当卒于神龙三年正月下旬。如果中宗皇帝

[1] 《画品丛书》第74页。

[2] 刘昫《旧唐书》第135、286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本书所用正史，除一处使用开明书店铸版本《新唐书》外，皆系中华书局本，下不再注。

[3] 《旧唐书》第136页。

[4] 《旧唐书》第2869页。

[5] 《旧唐书》第2869页。

[6] 《旧唐书》第2869页。

[7] 《旧唐书》第2869页。

是在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之后加封韦承庆，那么承庆卒年便可能是神龙三年二月上旬。神龙三年九月改元景龙，故神龙三年亦即景龙元年。^[1]

景龙三年(709)三月(《旧唐书》误作二月)韦嗣立由太府卿迁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景龙三年十二月(此年十二月一日为公元710年元月5日)韦嗣立被中宗策封为逍遥公。^[2]

景龙四年(710, 此年秋七月己巳改元景云)六月壬午(中历六月初二, 西历7月3日)韦皇后弑中宗。丁亥(六月初七)皇太子(重茂)即位, 皇太后韦氏临朝称制。庚子(六月二十日), 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举兵诛诸韦、武, 韦太后为乱兵所杀。韦氏败。韦嗣立几为乱兵所害, 宁王宪以嗣立是从母之夫救护免之。六月壬寅(六月二十二日), 韦嗣立贬为宋州刺史。六月甲辰(六月二十四日), 安国相王(李旦)即皇帝位, 大赦, 长流、长任及流人未达者还之。赐内外官阶、爵。韦嗣立因此而未到宋州刺史任上。六月丁未(六月二十七日), 兵部尚书韦嗣立为中书令。戊申(六月二十八日), 韦嗣立停刺史。七月壬戌(七月十三日)为许州刺史。^[3]

先天二年(713)冬十一月戊子, 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庚寅朔, 大赦天下, 改元为开元。韦嗣立也因此而入为国子祭酒、太子宾客。^[4]

开元二年(714)三月甲辰, 太子宾客、逍遥公韦嗣立贬为岳州别驾。久之(可能到了开元四年或五年)迁陈州刺史。^[5]

开元六年(718)九月乙未, 唐玄宗遣工部尚书刘知柔持节往河南道存问。^[6]刘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状。诏命未下, 嗣立开元七年(719)卒。^[7]

以上就是韦嗣立从中宗即位到唐玄宗开元七年的履历。

如果说吴道子是到了长安之后, 因画壁画震动了长安, 韦嗣立因而得于认识吴道子, 把吴道子召入府中当了小吏, 那么, 吴道子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的开始时间有三个时间段。第一段是神龙二年(706)的前半年, 韦嗣立征为太仆少卿, 兼掌吏部选事到神龙二年的后半年为相州刺史。第二段是景龙元年(707)二月, 韦嗣立为黄门侍郎, 转太府卿, 加修文馆学士至景云元年(710)六月韦氏败。第三段是开元元年(713)十二月, 韦嗣立入为国子祭酒、太子宾客至开元二年(714)三月贬为岳州别驾。第一个时间段可能性不大。因为按吴道子乾元年间(758—759)尚能在总持寺画壁画,

[1] 引文见《旧唐书》第2865、143页。

[2] 《新唐书》第111页、《旧唐书》第148页。

[3] 新旧唐书所记时间有些出入, 此处依《旧唐书》, 见第154、2873页。

[4] 《旧唐书》第171页、172页、2873页。

[5] 《旧唐书》第173页、2873页。

[6] 《旧唐书》第179页。

[7] 《旧唐书》第2873页。

又按我们对吴道子履历的推测，神龙二年吴道子还根本不可能到“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的时候。再则，如果就以事逍遥公而论，此时的韦嗣立还不是逍遥公。第三个时间段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如果吴道子是开元元年十二月至开元二年三月这段时期被韦嗣立召入府中担任小吏，那么他在此之前应该有一段时间（起码应该在三年以上）在长安画壁画。那么他就完全有可能参与711年的章怀太子墓墓室壁画的制作。然而根据章怀太子墓墓室壁画的风格和水平，不可能有吴道子参与制作。这就只能认定他在景云二年还未到长安。假定他在先天元年（712）或景云二年（711）后半年进入长安，距离开元二年三月才两年多点时间。假定他在开元二年被召入韦府任小吏，开元二年三月就离开长安和韦嗣立一起到岳州，没有机会在长安画壁画。两年多一点时间是不可能画那么多壁画的。所以说吴道子也不可能是开元元年十二月至开元二年三月这个时间段开始事逍遥公（通过下文对吴道子何时召入禁中的探讨，则更说明这一推测无误）。这样，我们便可以基本上认定吴道子是在第二个时间段开始事逍遥公的。第二个时间段比较长，究竟是何时呢？如果以“逍遥公”三字而论，应是景龙三年十二月至景龙四年（即景云元年）六月韦皇后弑唐中宗这几个月时间内。如果按王伯敏先生推测的吴道子生于685年计算，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

那么，景龙四年（710）六月宫廷动乱后，吴道子又可能去何处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离开韦嗣立，重新过着自己管自己，在长安寺庙中画壁画的生活。但这种可能性似乎是不大的。因为如果他离开韦嗣立继续在长安寺庙中画壁画，就有可能参与章怀太子墓墓室壁画的制作。然而事实上他没有参与这一墓室壁画的制作。可见他在景云二年（711）之前又离开了长安。第二种可能便是景龙四年（亦即景云元年）六月宫廷动乱之后，随韦嗣立离开长安。这种可能是比较大的。虽然韦嗣立因与韦皇后是同宗，在韦氏败时，他也几被乱兵所害，但因他是李宪的姨父，睿宗李旦的连襟，由于受李宪的保护，使他化险为夷。宫廷动乱也就是一两天时间，事过之后，基本上平定下来，自然也就不必担惊受怕，吴道子也就不必离开韦嗣立而另找生路，所以吴道子完全有可能继续跟着韦嗣立。我在前面曾谈到吴道子既然已经到了能够发挥他的艺术才能的长安，是不会离开长安而到偏僻的兖州瑕丘出任县尉的。这是从人的心理活动进行分析的。710年宫廷动乱，韦嗣立遭贬，吴道子也因此随韦嗣立离开长安，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

三 吴道子究竟何时召入禁中？

《历代名画记》说吴道子是“玄宗召入禁中”的。这说明吴道子召入禁中，与唐中宗无关，与唐睿宗也无关，而是唐玄宗即位之后的事。《历代名画记》又说：“开元中，

将军裴旻善舞剑。道玄观旻舞剑，见出没神怪，既毕，挥毫益进。”^[1]《唐朝名画录》更详尽地记了这件事，并明确地说：“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2]这说明吴道子开元年间已召入禁中。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入禁中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宋·沈括《补梦溪笔谈》云：

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翠华还宫（“岁翠华”不通。此处可能是“岁还宫翠华”）。上不怍，因疟（虐疾）作。将逾月，巫医殫技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屣一足，跣一足，悬一屣，搢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鞞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疟苦顿瘳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我同梦尔，何肖若此哉！’道子曰：‘陛下忧劳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疟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蹈舞上千万岁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会。’”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模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观此题相记似始于开元时（此句应为“观此题记，想似始于开元时”，《四库全书》将“记”和“想”二字误换了位置，又将“想”误作“相”）。^[3]

关于吴道子画钟馗，《历代名画记·吴道子传》所附作品名称有《十指钟馗》。^[4]《图画见闻志》亦记载曰：“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鞞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有得之以献蜀主者，蜀主甚爱重之，常挂卧内。一日，召黄筌令观之。筌一见称其绝手。蜀主因谓筌曰：‘此钟馗若用拇指搯（按文意，当系“掐”字之误，下同）其目，则愈见有力，试为我改之。’筌遂请归私室。数日看之不足，乃别张绢素画一钟馗，以拇指搯其鬼目。翌日，并吴本一时献上。蜀主问曰：‘向止令卿改，胡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辄改也。臣今所画，虽不迨古人，然一身之力并在拇指，是敢别画耳。’蜀主嗟赏之。仍以锦帛鍍器，旌

[1] 俞注本《历代名画记》第175页。

[2] 《画品丛书》第74页。

[3] 《四库全书》第862册第881页。

[4] 俞注本《历代名画记》第176页。

其别识。”^[1]由此可知，吴道子确实画过钟馗。

唐玄宗是何时“讲武骊山”的呢？

《旧唐书》说唐玄宗是先天二年十一月“癸卯，讲武于骊山”^[2]的。《新唐书》说唐玄宗是开元元年十月“癸卯，讲武于骊山”的。^[3]先天二年，就是开元元年。唐玄宗是先天二年(713)的十二月改元为开元的，所以此年的十二月之前为先天二年，十二月为开元元年。《新唐书》为了计算年代不至于太复杂而造成混乱，把此年的整整一年都称作“开元元年”，只是在十二月处说明是十二月庚寅改元为开元元年的。所以“先天二年”就是“开元元年”。在年代上没有出入，在月份上却整整错了一个月。究竟是《旧唐书》错了，还是《新唐书》错了？

起初，我是先从《旧唐书》中查出唐玄宗讲武骊山的时间的。他“讲武骊山”之后是不是可能病了一个月呢？于是我想核对一下《旧唐书》中所提到的那几个干支日究竟是哪一天，中间间隔了多少天。我核对了陈垣先生撰写的《中西回史日历》，对不上号。又核对了薛仲三、欧阳颐二先生合编的《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还是对不上号。核对的情况是在先天二年十一月内，根本不会有癸卯、甲辰、乙巳等干支日。我怀疑《旧唐书》的记载有误。我又将《旧唐书》记载的先天二年十一月中的癸卯至戊子按干支的顺序数了一下，从癸卯到戊子竟有四十六天。一个月哪有四十六天的道理呢？如果从《旧唐书》所记的顺序，从“冬十一月甲申，幸新丰之温汤”到“戊子，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所记事件的顺序，从甲申，经癸卯、甲辰、乙巳、乙丑，再经甲申到戊子，就成了六十五天，这岂不更荒唐了。因此，我断定《旧唐书》此处记载有误。

究竟误在何处呢？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我又核对了一下此年十二月的干支日。此年十二月庚寅，是唐玄宗将先天二年改为开元元年的日子，史学家有可能把前面的干支日搞混乱，决不会把这个日子搞错。我利用《中西回史日历》和《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查对了一下，两书皆于此年十二月庚寅为该年的十二月初一(西历为713年12月22日)。以这一天推上去，癸卯应是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西历为11月5日)；甲辰应是先天二年十月十四日(西历为11月6日)；乙巳应为十月十五日(西历11月7日)；乙丑应为十一月五日(西历11月29日)；戊子应为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历12月20日)。

我又发现《旧唐书》未记先天二年十月的事件。是先天二年十月根本就无事可记，还是把十月的事误记入十一月呢？

[1] 于安澜编《画史丛书·图画见闻志》第9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2] 《旧唐书》第171页。

[3] 《新唐书》第122页。

中华书局本《新唐书》回答了这一问题。

《新唐书》这样记载：开元元年“十月，姚嵩蛮寇姚州，都督李蒙死之。己亥，幸温汤。癸卯，讲武于骊山。流郭元振于新州，给事中唐绍伏诛。免新丰来岁税，赐从官帛。甲辰，猎于渭川。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乙巳，至自渭川。”“十一月乙丑，刘幽求兼侍中。戊子，群臣上尊号曰开元神武皇帝。”^[1]

显然，《旧唐书》把“冬十月”误作“冬十一月”，把“己亥”误作“甲申”了（先天二年十一月有“甲申”，但不在上旬。先天二年十月根本没有“甲申”，九月才有“甲申”。《新唐书》作“己亥”可能是有依据的）。

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唐玄宗开元年间“讲武骊山”的记载，就只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这一次，《补梦溪笔谈》里所说的“明皇开元讲武骊山”也就是指这一次了。唐玄宗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讲武骊山，十四日畋猎于渭川，十五日“至自温汤”。这说明唐玄宗“讲武骊山”还宫还没有病。也许唐人题记时把这两天省略了。或者说，皇帝每天的行踪，只有宫中记事的史官才记得准确，写题记的人不是史官，所以只能大略地写。而从十月的乙巳（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乙丑（十一月五日）是二十天，与唐人题记中所说的唐玄宗治病“将逾月”有些出入。这也许是唐人所说的“将逾月”只是个约数。况且“将逾月”也是不满一个月的意思。再则，“十一月乙丑，幽求兼侍中”一事，唐玄宗躺在病床上也可以办；无非就是皇帝说一句话，由吏部去办。从乙巳到十一月的戊子是四十三天，超出了一个月。所以，从唐玄宗“讲武骊山”的后两天，到十二月戊子“群臣上尊号曰开元神武皇帝”之前，唐玄宗生病“将逾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甚至怀疑群臣给唐玄宗上尊号曰开元神武皇帝，是不是就是由唐玄宗梦中见钟馗捉鬼，并说“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一事引发出来的？很有这种可能。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虽然是宋人，但他在《补梦溪笔谈》中所谈的吴道子画钟馗的当时情景，却是唐人题记中谈到的，而不是根据民间传说记的。沈括又是如何知道这一题记的呢？沈括在《补梦溪笔谈》中说：“熙宁（宋神宗年号）五年（1072）上令画工摸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两府给赐钟馗之像，观此题记，想似始于开元时。”从沈括所谈他是如何知道这一题记的，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他又明确指出这一题记似“开元时”所题，其可靠程度就更大了。沈括是个科学家，科学家的态度是很严谨的，不像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篡改史书。沈括之言是可信的。

从沈括所记唐人题记来看，吴道子在唐玄宗“讲武骊山”之前，就已召入禁中。唐玄宗本人酷爱艺术，由于吴道子的高超技艺，很可能在他当皇帝之前，就已经知

[1] 《新唐书》第122页。